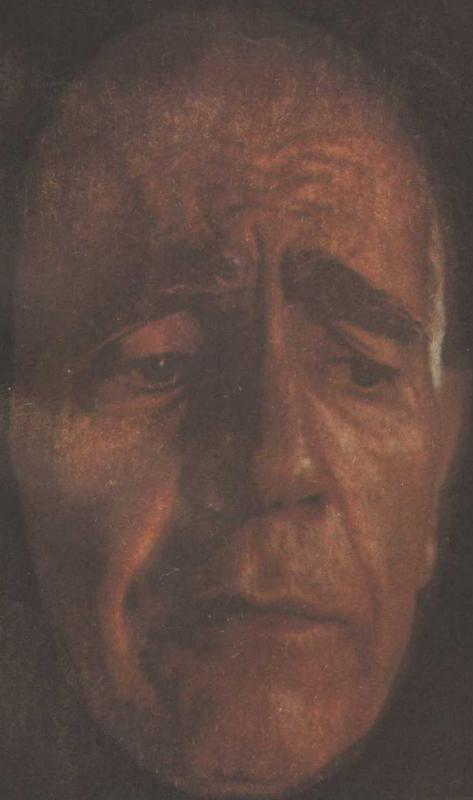


神秘的亿元拾款

一億圓の死角

日本●清水一行



神秘的亿元拾款

〔日本〕清水一行 著

王玉琢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 清水一行

一億圓の死角

据日本集英社1982年10月版本译出

神秘的亿元拾款

〔日本〕清水一行 著

王玉琢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44,37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100册

书号: 10100·861 定价: 0.86元

责任编辑 竺祖慈

第一章 暴力与贩毒

一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早晨，天上还残露着几块蓝色，午后时分，便浓云密布，到了傍晚，天空就象哭丧脸那样，阴沉沉的。

出门前听了天气预报广播，说是伊豆群岛以南的海面上有一个高压降雨层，今天的天气变化难以断言。不出所料，这会儿，那铅色的云层越积越厚，越压越低，象口大锅似的扣在大地上。老天爷真的要翻脸了。

没有一丝儿风，这在春季是极少有的。

东京横滨工业地带的中心区——川崎附近海岸上，高耸林立的石油化工厂的烟囱正吐着烟蛇，那浓烟旋转而降，低低地贴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层浓重的烟尘。现在的东京，什么“春光灿烂、万里无云”之类的浪漫词语完全成了“旧话”，取而代之的便象现在这阴霾惨淡的四月下旬，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都被烟尘笼罩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透过云块间的光线，能看到云烟迭错、犹如岩层状的景象。

时间是下午五时过后。

小岛正吉驾驶卸完货的卡车，顺着东京、横滨工业地带的主要动脉——一号公路向东京方向驶去。

四十二岁的小岛，已经有二十三年的驾车史了。他常常毫

不客气地对周围的人说，即使在汽车方向盘前立上一个鸡蛋，他小岛开起车来鸡蛋也不会倒下，可见，小岛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自信。

可是，不论小岛正吉的驾驶技术如何熟练，近来市内的交通情况却是越来越糟。今天，又是车水马龙。小岛十分讨厌眼前这喇叭声不断、公路阻塞的混乱局面。他想知道这会儿是几点，便看了看手表，当看到表盘上小四方形的日历盘里映出来“25日”的字样时，才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逢五逢十，交通格外拥挤。

二十五日，这是许多公司开工资的日子，再说，明天又是星期六。

现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连休已经相当普遍了，就连卡车司机送货也要避开星期六和星期日，尽量赶在星期五，别的行业不更是如此吗？结果，二十五日加上星期五，只能是交通情况最坏的一天了。

小岛只好打消了快些回家的念头。

在这暴雨将至，黑云压顶的当口，谁不想争先一步回家？可欲速则不达，弄不好惹出交通事故来，那就连老本也搭上了。而且今天往横滨运的货物已经运完了，剩下的只是往墨田区的车库把卡车一放，回家了事，根本不用着急。

卡车驶到了东京新桥的十字路口。从这里到墨田区，平常总是从银座第一饭店前边穿过，驶进汽车专用的地下道。这里一路上没有信号灯，尽管是专用线但不收费，比起走别的路当然更便当。

可是，小岛今天却毫不犹豫地驶入了地面上的另一条路。因为，从驾驶室的玻璃窗向前望去，看到地下道的入口处汽车

排起了长龙,迟迟不能前进。

也许前边出了事故……小岛自语着。

如果顺利的话,地下道和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当然是一般公路所无法相比的,可是一旦发生了事故,因为地下道途中没有出口,欲进不能、欲退不可,造成交通堵塞,只好束手等待了。就是不出事故,由于车辆过多致使交通堵塞时,也会因为地下道四周被厚厚的钢筋水泥管道或墙壁包围着,汽车排出来的大量废气没办法散掉,而熏得人难以忍受。在这种时候,真不如走上边的一般公路,使人视野开阔,心情愉快。

平时只要不太急,小岛总是尽量避开地下道和高速公路。

小岛从地下道的入口前驶过,沿着昭和路转眼就向前行驶了二三百米,他感到自己没钻地下道而驶上一般公路的决断是正确的。为了调节一下由于交通混乱所带来的不快心情,他顺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这时正在播送《今晚的比赛场上》节目。

“现在报告今晚体育比赛消息,本台将从六点十五分开始转播在广岛棒球场举行的巨人队对广岛队棒球第三场决赛的实况。上场的主力队员巨人队是雨本、广岛队是山根……”

——好极了!

住在下町的小岛是个典型的棒球迷,更是巨人队的狂热崇拜者。每逢巨人队比赛的实况转播他几乎一次不拉地收听,这时他不由得又在心中暗自庆幸。

要是驶进地下道的话,收音机杂音很大,效果就差多了,万一交通堵塞,停在里边,就更享受不到这种耳福了。

小岛仿佛觉得自己拾到了点儿什么似的,十分满足、得意,与此同时,他也似乎忘记了市中心交通的混乱所带来的烦

恼，握着方向盘的手，也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抽出来活动活动。

巨人军昨晚在小仓球场对襁牛队的五局交战，七安打里只得了两分，最后以二比二平告终。开幕以来共上阵十四场，结果是四胜六负四平，名列第五。一直连战连胜引人注目的巨人军，近来不断暴露出长岛教练的失误，一失以往的光彩形象。攻，攻不上去；守，守不严实，只好勉强闹个平局，目睹这种惨状，不仅小岛一个人，连巨人军的拥护者们都个个焦灼不安，着急万分。

现在，巨人军和广岛队交锋，到昨天为止已经交战了十三个回合，结果是九胜二负二平，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

巨人军于一九七八年底，通过不正当手段，强行使投球手江川卓入了队。

对于巨人军的无视棒球界规章的恶劣做法，职业棒球界和新闻界联合起来，集中火力向巨人军进攻。许多棒球迷也严加谴责，巨人军的拥护者里有的昨天还狂热地声援，今天就矛头一转，反戈一击了。

当然，小岛的周围，这种人不算少。

长岛教练的连连失误和巨人军战局的混乱，早已被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了，使得这支巨人军还未上阵就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小岛却认为，正因为这样，哪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做巨人军的后盾。

这会儿，小岛的运气，还不只是能收听到巨人军近来节节胜利而令人振奋的广播，一个他作梦也没想到的幸运正在等着他。

卡车驶过东银座的十字路口。在离地铁东银座站出口处二三十米的地方，小岛发现在卡车的左前方——昭和路汽车道和人行道交界处立着的水泥路标的台柱上，放着一个有点脏的茶色旧包裹。水泥柱旁边还有几个塑料桶。

显然，那儿是个垃圾堆。而那包袱皮里包着的无疑是旧报纸或什么废品之类。

小岛向左扭动着方向盘，把车停在路边上。

小岛有两个女儿，一个上中学二年级，另一个上小学六年级。孩子们所属的街道的儿童会，把家长们回收废品得来的钱，作为孩子们去海边赶潮或者夏季去正规游泳池游泳的费用，常常为孩子的事儿而烦恼的小岛平时就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

久而久之，小岛就养成了发现什么废纸盒之类的废品，便停下车来顺手拾起扔到车上带回家去的习惯。

“爸爸快成了收废品的了。”

孩子们这样说，小岛反而有些自得。

近来废纸又提价了，如果这包裹里是旧报纸、旧杂志的话，不正是送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吗？

小岛走下车来，绕到垃圾堆那里，扒开一条缝往包裹里瞅了瞅，一行行报纸的铅字映入他的眼帘。

——果然如此！今天赚了。

小岛抓起包裹，往车箱里装，可他又不解地摇了摇头。——这旧报纸也未免太重了些，再说，扔旧报纸何必要专门用包袱皮包上呢？用纸绳什么的随便捆绑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他觉得这里好象有点蹊跷。

想到这里，他猛然感到自己被一束锐利的目光刺了一下。

他不由得惊慌地回头望了望。

好象有人急忙躲进人行道那边的大楼后边去了……他看到了一个身影在晃动。

他定了定眼神，再看过去，谁也没出来。后面不远处一辆小轿车停在那里，小岛为了赶走心中的恐惧，慌忙上车踩着了油门。卡车立刻汇入了车流，小岛也松了一口气。

沿昭和路过江户桥的十字路口，向右拐进永代桥的时候，正好巨人军对广岛队的比赛开始了。

战幕一拉开，巨人军就控制住了广岛队的投球手山根，紫田、中畑连连安打，“棒球王”从左边攻倒了进入五号的山本功儿，打出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局面——

“好！”这会儿，小岛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早就消失殆尽。

沿着永代路驶到茅场町的十字路口，这次向左，拐进了新大桥路，驶过横跨在隅田川口的新大桥就是墨田区了。从那里到大平三丁目的小岛的寓所，只要喘口气儿的工夫就够了。拐过茅场町的十字路口，一直因车流而拥挤不堪的公路，顿时通畅了许多。

正在这时，雨终于下了下来，打落在车窗上。

那包裹——小岛想：那沉重的包裹里边，不象是旧报纸，而且，确实有人在垃圾堆旁的大楼后边盯着自己。说不定里边包着什么怕被雨打湿的东西。

小岛放慢了车速，缓缓地停靠在路边上，他想用苫布盖上那包裹，并且也想看看那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包裹确实是放在路牌的支柱上，可会不会是什么人暂时放在那里，并非准备扔掉的呢？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抱上车时，不仅感到旧报纸不应有这么重，而且还感到那包裹的四

角齐齐崭崭。

如果真是什么人暂时放在那里的，自己的行为不就成了所谓“拿取他人之物”了吗？

小岛跳上车箱，打开叠着的苫布。

他一边把包裹往苫布底下推，一边用手伸进包袱皮的缝隙，按了按旧报纸：里面好象有一层光滑的塑料布。他再往里边一瞅。

啊？！小岛倏地吞下了惊叫声。

圣德太子①——

一个座垫大小的塑料口袋被塞得满满的，里面是整捆整捆数不清的钱。

小岛那黝黑的脸上顿时面无人色。

他仿佛浑身麻木了，把腰靠在车帮上，偷偷地环顾四周。因意外得到一笔巨款而产生的那股兴奋顷刻就被困惑和无端的恐惧代替了。为什么要把这一捆捆的钞票包在包袱皮里胡乱地放在那里呢？

弄不好要被杀掉的。说不定这钱和暴力集团或者贩毒组织有关，是一笔不义之财，那可就麻烦了——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出来的。

小岛用苫布盖好包裹。颤抖着支撑起身子，跳下车箱钻进了驾驶室。他想调回头去把包裹送回原处，可不知为什么，却象被某种力量驱赶着，还是向自己的家驶去了。

说不定，这笔巨款会成为自己的呢。

一种不可言状的心情使小岛几乎要跳跃起来。就是把钱

① 日元票面上印有圣德太子的头像。

送回原来的地方，现在兴许也来不及了，是否能物归原主还很难说呢。

可是，大楼后边的那双闪亮的眼睛……

已经被人发现了。想到这里，小岛不由得通过反光镜向后面望了望，好象没有车盯梢。

回到大平三丁目，小岛宛然腾云驾雾似地，晕晕乎乎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放进车库的，好象失去了意识似的。因为长期从事运输工作，所以用手掂量一下，就能差不多地知道东西的重量，他提起那个有十二、三公斤重的包袱，一头钻进家中，又急忙关上了房门。

没有被杀掉——。

他松了一口气，全身一下子瘫软无力，顺手把那个包裹扔进了壁橱。

“你回来了。”

妻子町子在厨房忙活着，背朝着他。

“喂，我捡到钱了！”

“哎呀，是吗！”

町子好象没有多大兴趣，两个女儿却闻声跑了过来。

“嗯？捡到钱了？！多少……到底有多少钱呢……”

“在哪儿？在这个包裹里吗？”

“别开玩笑，饭一会儿就好，你先去洗个澡吧。”

本想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机好好看看巨人军和广岛队的决战，可现在，这一切都从小岛的意识中消灭了。

洗脸用具和毛巾送到了小岛的眼前。他突然又害怕起打开那个包裹来清点钱数，便木然地向洗澡堂走去。

——有一千万日元吧？不，好象还要多。

可一千万元的现钞到底有多大分量，小岛也说不清。

他向洗澡堂走着，突然又恍惚地觉得冷不防有人向他袭来，他恨不得马上返回家里，可他还不想好应当如何处理那笔巨款，便只好掀开了洗澡堂的门帘。

二

小岛家所在的东京下町墨田区，由于小岛拾到一亿元钱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正当警察和记者们蜂拥到小岛家中的时候，有三个人正聚在涩谷道玄坂的一座公寓中哀叹不止，垂头丧气。

六楼一室的门口，挂着一块不起眼的“田部井事务所”的招牌。

这个“田部井事务所”是半年前——一九七九年四月，——由汽车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现任名誉会长田部井彦太郎为了处理长子圭司惹下的麻烦而设立的一个办事机构。这位田部井彦太郎在日本和海外都是颇富声望的产业巨子。

这家汽车销售公司与总厂设在名古屋的庞大的“汽车产业公司”可以说是母子公司。汽车产业公司一年的生产额达三万三千亿日元，是名副其实的国際水平的产业公司。每年的汽车产量在日本国内独占鳌头，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名列第三。

汽车产业公司生产的汽车全部由销售公司销售。销售公司的资本是三百亿日元，年销售额为三万六千亿日元，纯利润达六百亿日元。产业公司和销售公司两家的纯利润合起来超过三千六百亿日元，是个从生产到销售联合经营的大型托

拉斯。三千六百亿，这是个连想一想也似乎有罪的巨大数额。

汽车销售公司有职员五千人。

聚在公寓的这三个人，一个是负责处理圭司事件的律师星川千贺三；一个是田部井彦太郎的私人秘书；还有一个是专门搞“金融救急”，在新宿设有金融办事处的久松茂夫。

星川千贺三·一九〇二年生于爱知县丰桥市，今年七十八岁。从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大学政治系，在校期间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成绩合格；一九二五年毕业，参加司法考试合格，一九二八年正式登记成为律师；是个成就卓著、颇有名气的老律师。

战后，他曾在千叶县私立千叶大学任教，并历任千叶县律师会会长，是法律界一位名播遐迩的元老。

他和“汽车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田部井彦太郎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九年星川在中国北平开设法律事务所的时候。当时，田部井是汽车产业公司董事兼销售部长，汽车产业公司应日本军部要求，在中国大陆开办了汽车制造厂。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在天津先后开设了汽车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田部井作为销售负责人到了中国大陆。

从那时开始，两个人就有了初交。战后一直交往甚密，从未中断。星川不仅当上了销售公司的顾问，甚至连田部井家族经营的九个公司都请星川出任顾问，表面上也好、背地里也罢，他帮了田部井不少忙，是个不可多得的强有力的智囊。

星川身高一米六十，体重七十七、八公斤，显得肥胖臃肿，秃顶稀眉，长着一张怪里怪气的充满个性的脸。

另外一位叫村上精一。到大约一年前的一九七九年六月

为止，他一直是贩卖公司的常务董事，可现在他引退了，挂了个常任顾问的头衔。

村上大正十年八月生于山梨县，今年五十九岁。一九四五年从立教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到汽车产业公司工作。一九五〇年销售公司从汽车产业公司里独立出来，他来到销售公司，在田部井彦太郎身边担任秘书，不论公事、私事，统统由他一手料理、经办。

一九六九年村上升为董事，七五年被降为“监查”，一九七七年六月突然连升两级，一跃当上了常务董事，七九年起又兼任销售公司东京分公司的总务部长，同年六月田部井彦太郎从第一线引退担任了名誉会长，公司大幅度减员，村上就在这时引退了。他除了挂着个常任顾问的头衔外，还兼任着田部井家族经营的几家公司的常务董事。

现在，他在玉川园一带建造了私宅，而在担任常务董事的时候一直是在位于上野毛的田部井的家里起居。他是田部井名副其实的股肱之臣，忠心耿耿。因此，也曾一跃跻身于常务董事的宝座。

田部井彦太郎销售有方，使名古屋生产的汽车成了全日本第一位的名牌货，是个大大的有功之臣，因此，不但在销售公司里说一不二，即便是母公司——汽车产业公司里诸如投产新型汽车、制定生产计划之类的大事，他也有举足轻重、左右决策的发言权。在公司里，他被人称之为“销售之神”。

给田部井当过秘书而飞黄腾达的除了村上以外还有一位，就是现任副经理福本宏。

田部井非常巧妙地使用着这两个秘书。

福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一度到旧财阀的公司工作

过。战后，公司解体，他为了寻个安定的职业而中途进了汽车产业公司。喜欢潇洒灵活的老花花公子田部井便一眼看中了他，并委以重任。

福本负责对外联络和广告工作，总是出头露面，应酬场面上的活动。而村上则是田部井的“家务秘书”。

田部井出去旅行，或是到蓼科的别墅休息以及会见记者，一切准备工作都由村上安排，甚至饮食也要村上一手操办。田部井十分相信算命卜卦，作为秘书，村上每当田部井要搞一项新事业时，总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卜问吉凶，这几乎成了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两个人一个是田部井的副经理，一个是前任常务董事。福本具有一种官僚式的办事作风，而村上则常常连屁也不放过一个，只是默默地尽忠尽职，干些不显眼的事务。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可能东山再起，当上个董事什么的。

聚首在道玄坂一室里的三个人中的另一个——久松茂夫，是受田部井委托办理长子圭司事件的金融事务的金融家。

当然，三个人聚在一起，今晚并非是头一次。自从去年十月在这涩谷的公寓里设立“田部井事务所”以来，每个月都要在这里碰上几次头。可是，象今晚这样，三个人愁眉苦脸，神色沉郁，在紧张的气氛之中会面还是第一次。

三个人谁也不想先开口讲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喘粗气。这长时间令人窒息的沉闷说明了这次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终于，星川律师仿佛要把憋在喉咙里的痰咳出来似地干咳了几声，朝着金融业者久松说道：

“真慢！到底拖到什么时候？！”

久松的头好象被星川的话音弹了一下似地蓦地抬了起来。

来，慌忙把眼光转向桌子上的电话机——原来，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电话。

“怕是交涉遇到难题了吧。”久松收束了眼光，对星川说。

星川把他那肥胖的身体用力往沙发背上一靠，他无法克制内心的焦躁和惶悸，摇了几下头，站起身来。

“久松君，你说取走那一亿日元的不是山野，这肯定没错吧？”

“您的意思是……”

“山野携款潜逃——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

“这……，先生，不管怎么样，我想山野不会混蛋到那种地步吧。”久松用力地摇着头说。

这时，一直缄默不语的村上，用一种不太赞许的目光看了看星川，又转向了久松。

“久松君，你是不是从头开始把情况再向星川先生说明一下。”

“那好……交钱的接头地点和时间都是对方——‘宗岛联合’^①指定的。他们在电话上指示于今天下午五点五十分，把旧报纸里的一亿元现钞用茶色旧包袱皮包好，送到昭和路对面东银座地铁车站出口前那栋大楼旁边的垃圾站。并要派山野义昭去取钱……，这一切都是对方的指令。”

已经谢了顶的六十二岁的久松，不太情愿地向星川说明着情况。

“为什么对方不派他们的人来，而派我们这里的山野去呢？”

^①一个暴力集团的名称。

“那恐怕是‘宗岛联合’不愿意公开出面吧。山野和他们进行过几次交涉，了解内情。这次用的那个茶色旧包袱皮也是山野事先从‘宗岛联合’那里拿来交给我的。今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从村上先生那里取来一亿日元现款，按着指定的地点放到现场去了。”

“那么你是亲眼看见一个长得有些象山野的人把钱取走了，对吧？”

“我把一亿元钱放在那个路标的支柱上以后，因为那里是单行线，便钻进停在靠后边一点儿的汽车里监视着。到了五点多五十分左右，一辆蓝色五十菱卡车停在了那里，山野……走了下来，抓起那个包裹大摇大摆地扔进车箱驶去了。”

“可是那个人不是山野。”

“不，我看清了，他是山野。我当时还想，这忙活了半年的一桩事总算完了，便轻松地把车开走了。可是，刚刚驶出去有十米，或者二十米的地方，我不由得又把车停下，回去看了看。”

“不由得……那恐怕是有什么原因吧！”

“事后想一下总有些不放心，怕出什么事儿。这种心理，谁都会有的吧？我驾车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次是辆灰绿色的卡车停在那里。我赶忙走下车去，几乎要喊出来了。那辆卡车慌慌张张地开走了。”

“我不明白。”

“后来琢磨了一下，那人真的是山野。山野或许确信我还会回去的。他雇了人开的车，好象是个半工半读的学生，因为那里不便谈话，所以他便命令那学生赶紧开车走了。”

金融业者久松，用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声调，语无伦次地